



杨绛的人生三味

董改正

在短篇小说集《人·兽·鬼》的样书上,钱钟书写道:“赠予杨季康,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:妻子、情人、朋友。”

在荣誉到来时,她躲、避、逃、淡,她说:“我无名无位活到老,活得很自在。”

“实话实说,我不仅对钱钟书个人,我对全世界所有喜欢读他作品的人,功莫大焉!”

在钱钟书去世后的这些年,她默默整理着他的手稿和笔记,出版了他的作品。

做好了人,做好了女人,她还做好了一个现象,那就是淡泊悠远的人生境界。

杨绛是清醒的、通透的,她说:“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,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。”

淡泊的杨绛又是刚强而韧性的。遭批斗时,其他人低头默然,杨绛却跺脚据理力争。

杨绛出身世家,却绝不娇气。在抗战后,杨绛做了“灶下婢”,为了节约开支,她自己做煤球,弄得一脸煤灰;

在需要作出牺牲时,杨绛选择了把阳光让给丈夫,她懂钱钟书,她为自己的牺牲而自豪。

大家风采

在河西走廊,有一片红西路军烈士鲜血浸染的红色沃土——高台,这里流传着红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的悲壮故事。

“三过草地心犹壮,一死高台志未移”,我曾多次到位于高台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,聆听红西路军故事。



故事的女主人叫魏俊淑,来自贵州贵阳,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。

杨克明三过草地,两翻雪山,作为红五军政治部主任,同军长董振堂一起渡黄河西征。

董振堂等视死如归,率领红五军与人数超过自己六七倍的敌人顽强作战。

凶残的马家军在战后将杨克明、董振堂的头像砍下,挂在高台的城楼上示众。

就这样,千里之外的魏俊淑淑啊盼,从月缺盼到月圆,从春天盼到秋天。

1985年8月17日下午,行将迟暮的魏俊淑老人,从贵州贵阳赶到甘肃高台烈士陵园。

“青丝白发思君还,血战高台死如归。浩气长存红五军,振兴华夏树丰碑。”

卷。其实,江南的杏花雨是不同于一般的雨的,在我的印象里,很像是南宋的诗歌里所说的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。

“古木阴中系短篷,杖藜扶我过桥东”,品味这样美妙的诗句,一幅画面顿时出现在眼前。

由此,我想起元代诗人虞集的名句“杏花春雨江南”。这一神来之句,通过三个名词有声有色地巧妙组合,俨然成了一幅湿漉漉的江南水墨画。

杏花微雨,春意撩人。“春日游,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年少,足风流。”

杏是从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走来的,走向了世界各地。中国的杏花艺术,最美的绽放应当在荷兰画家梵高的作品《开花的巴旦杏树枝》上。

杏树的花枝,弹拨着历代诗人、画家的灵感。杏肉是入口的甘甜,杏仁是入药的佳品。



诗意二月读杏花

卢恩俊

农历二月,是杏花盛开的时节,所以古人将农历二月的月花定为杏花,将农历二月命名为“杏月”。

在我居住的江南金陵,杏花开得较早,顾不得等待迎春的梅花纷纷落尽,那接梅报春的杏树,便迫不及待地盛开了闹春的杏花。

杏月走来,“杏花消息雨声中”。杏花时,正值江南春雨绵绵之际,艳美的杏花融入绵绵春雨之中,呈现出一幅幅独特的春日画



中岔农耕馆

王琪

中岔农耕馆,位于甘谷县八里湾镇中岔村,坐落在绕迷岔山头的一座古堡内,距县城20公里。

农耕馆在古堡的后院。前院是文化园,一座高台教化的戏台,沧桑入骨,质朴从容,陪伴着中岔人从远古走向今朝。

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之根,传统文化之魂,悠久而厚重,苍茫而辽远。回望悠远历史,我们的民族从遥远的农耕原点走来。

我是沿着二十四节气的古老音符进入农耕馆的。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化的指南针,农业文明的活化石,是生命的节奏。

农耕馆的院子里摆放着石磨、石碾、碌碡,以及旧时人们用来踏粪踏土踏辣子面的石碾窝儿。

瓦,抚摩出的是时光的包浆,岁月的陈香;他们用心倾听一座古堡,一处老屋,听到的是旧时的轻唱,曾经的叹息。

我起身离开水井,来到展馆。展馆是一排青瓦白墙的瓦屋,虽然是新修的,但用的全是旧瓦旧椽旧门窗。

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之根,传统文化之魂,悠久而厚重,苍茫而辽远。回望悠远历史,我们的民族从遥远的农耕原点走来。

农耕馆的尽头,是一孔窑洞,掩映在一株分叉的老杏树下,树干黝黑,树枝老旧,老旧的树枝下覆盖着一个同样老旧的窑门。

